

重修莒志卷四十八

志

文獻志

祠廟寺觀碑記

存城陽景王祠教

應劭

謹案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呂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一

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藉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禦大災凡在於他尙列祀典章親高

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側聞此俗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生有命吉凶繇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懲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髡截歎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至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分拏帥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二

雍正志

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碑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民之瑞受命之符此天溟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莒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

之崇於神者則然。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陞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此固神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州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王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

新增

明額寺三教堂碑

本寺住持 妙登

佛氏以無住爲宗。惟無住故能無所不住。而爲常住。或有懷空。視同一相。無所住以爲之體也。法界無邊。佛身徧滿。無所不住以爲之用也。至於千賢萬劫。不墜不滅。則一體一用。常住而無窮矣。是故乘方便力。不滯彼此。不膠今昔。所以成妙莊嚴者。吾於莒州集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明額寺觀碑記

三

廬山三教堂而有徵矣。莒刹宇固多。三教勝概居優。按郡誌。寺肇建之由無考。大金皇統十年間。海州道人葛師慈重修。助緣爲建刹宇。元季兵燹。委爲瓦礫。國朝正統十年乙丑。奉聖旨倒塌寺院重修。今海州道人孟福廣復卽故基重修。規制未備。妙登住錫。曰其刹宇永懷具瞻。亟白於郡守曰。三教國所崇信。今本寺禪堂方丈香積。舊基雖存。皆守爲貯儲。恐非初意也。祈寺歸之佛法。遂以其地復常住爲堂。爲山門。爲講室。繕營稍。福廣化緣重修三教。創修天王殿像。三世諸佛及諸天金剛神像。一切具足。觀者如堵。相與言曰。福廣以成此勝槩者。豈非佛力之宏。有以陰翊之耶。然非郡守名公莫克以直遂矣。法界莊嚴。廊有餘裕。信乎法門所謂

宿緣有在歟。今年夏事竟，參謁託余爲記。惟以大擔願作慈悲觀，誘人樂善行住坐臥，得大安穩，建無所不住之用，而終成常住之業。海公新之於前，完之於後，寺在是則法在是矣。宜有述以驗來者。庶幾茲寺興復之顛末，而前績之未紀者，並得以白也。於是乎書。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四月初七日，日本寺住持妙登新增。

案王省碑記：三教堂爲明昌元年葛師慈建，右碑作皇統十年，或作二十年，似有錯誤。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改爲天德元年，並無皇統十年也。

莒州寶願寺重修千佛閣記

廩生 趙汝相

莒之大利最古而名著者，惟寶願寺焉。寺在州治西，厥規宏遠，厥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四

位面陽，厥材孔良。凡公私往來者，悉寓於此。蓋以僧舍羨餘而且近闐闐，不知創自何代。惟三門石柱刻曰：敬德監造，則其爲唐宋金元之古刹也明矣。歷年既久，蓋興廢嘗不一。國朝成化間，主僧智和竭力修葺之，越十年始底於成。是閣之建，十六年之三月也。閣上千佛俱飾以金，閣下羅漢五百，雜施以五彩。前後所費奚啻萬餘緡。智氏之功，其盛矣哉！自昔迄今，傳衣鉢者非無其人，曾何易一木增一瓦，而念及前人之功力乎？以故不五十年，雕欄歲毀，於風雨金□日剝於兒童簷牙楮櫓，一漸而委於地。登臨者徒致滿目荒涼之歎也。嘉靖八年春，靜庵劉公來知莒事，越明年政通民和，百廢俱舉，而州人徐子銘者，遂爲重修新閣之舉。蓋有所感

而然也。第以工鉅費殷，恐財力涼薄，而鮮克有終。乃請於公。公曰：吾子易之，而民可謂知義矣。

句似有誤

但財力兼輸，恐爲吾子累。卽選

僧宗明以協濟之。復戒諸人勿撓其事。徐子於是盡出其貲，鑿石陶瓦，市材鳩工。僧亦走告四方，不辭勤苦。凡所因所革，併手偕作。而若見若聞，悉生喜躍。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不期年而前功備矣。塞風雨之突門，避摧擊也。徹黝堊之危欄，存渾堅也。易羅漢以圓覺，探根本之意也。前殿門窗，悉加丹漆。月臺甬道，除舊更新。圍以崇垣，嚴以重門。翼以兩廡，擁以三橋。金碧炫耀，輝煌映發。森然大過於前日矣。往來瞻拜者，曰：沙門之勝槩，吾莒之偉觀，無逾於此。使不刻諸貞珉，何以用昭永遠乎？因徵文於予。予曰：佛之道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同廟寺觀碑記

五

不可知。然其示八像而爲三塗六道者，亦有補於世教。蓋以覺悟羣蒙也。惟在上者，不拘於所學，而扶持之，則其下化之，自不惜其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我國家以神道設教，仁壽濟民，非像教則無以起頑悍中心之敬畏，非輪迴之說，則無以革蠢愚非僻之心。此佛之教所以不能泯，而僧正司不容以不設也。若寶願寺佛閣，吾始有感於徐子，而終有感於我公。嘉靖十年仲夏吉日。

新增

新建三皇廟記

陳良輔

奧惟三皇，考自洪荒。代天理物，各覃性靈。以正天經，立地緯。敘人紀。凡厥有生，仰焉而三辰位。俯焉而五緯奠。中焉而百物備。萬用興。不惟弘綱大要，皆三聖神所經畫。雖瑣屑米鹽，無一非三聖神

念慮所及無一非三聖神茂對時育之功也。嗚呼大哉。後世聖人雖代各有作。原其始如開天立極之功。伊誰尸之。故自洪荒以抵有今。安享民生之樂。垂億萬無疆之休。頌三皇之功不衰。歷代帝王以及我太祖皇帝。膺天明命。罔不仰荷洪功。建廟秩祀。以盡報稱。至意載在祀典。灼可睹記。莒莒處海方。商周盛際。國號冠帶。與中夏諸侯等。固不越三皇道化之中。亦當舉三聖之祀者。夷考祀典。三皇神號至尊。非莒人所當廟。亦非莒人所當祀者。雖然域中稱至尊者。惟天。凡民喘息呼吸。皆通於天。疾病勞苦。皆得呼而籲之。况三皇乎哉。竊效仁人事天之義。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廟之祀之也。固宜。

雍正志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六

增修二賢祠記

何思謹

莒舊有文學書院。崇祀吾先賢卜子夏者也。剏建者楊公舫。重修者楊公一瑞也。越萬歷丙子。金谿劉公考郡乘所載。曾子亦嘗仕莒。當與子夏並列。而祀典獨缺。於義不可。乃飾殿宇。重門。並肖二賢之像於中。易其額爲二賢祠。請余記之。余維國家稽古右文。敦崇典禮。尊祀孔子。以及七十諸賢。自國學達於天下。二賢旣已配享廟庭。而復崇祠以祀之者。蓋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仕而有功德及於民者。沒而祀於國之遺意也。二賢後先仕莒。子夏與夫子問答之言。據有成典。曾子未詳何官。獨見於韓詩外傳。謂其得粟三秉。蓋亦爲貧而仕云。故其言曰。吾嘗爲吏。祿不過鍾釜。猶忻

而喜者非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南遊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懷題三尺。軀轂百乘。然猶北面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此其至孝流風。播揚千古。與子夏遠大之化。傳宣無窮。所以共建廟貌。匹享俎豆。不亦休有烈光也哉。余生平誦法孔子。亦嘗仰窺二賢之道矣。曾子魯鈍。誠確。子夏篤信謹守。較其天姿。不甚相遠。而用心於內。殊途同歸。所以契一貫之旨。擅文學之科。要皆聖門之選矣。及其終也。一則歸於武城。而爲鄉人之範。一則老於西河。而爲文侯之師。豈非達之天下。而可法。推之後世。而可傳者乎。吾菖菡爾之區。得二賢次第經理之。誠確篤信之風。淵涵漸漬。久而不衰。卽如戰國縱橫之際。而菖之人心。尙足以老樂毅之師。而重修菖志。卷四十八。祠廟寺觀碑記。七。不下。是不可以徵誠信之化。與劉公以金谿之彥。淑象山之學。尊崇德性。景仰二賢。忠信嚴恪。蓋將表樹模範。俾生於斯者。學有嚮方。官於斯者。政有取法云爾。雍正志

建文昌祠記

陳 勗

宇宙文明之氣。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而其炳靈英粹。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則又勃發而爲人文。故柄化以作人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用以提挈陰陽。搏掎剛柔。濟濟多士。有不乘運躍鱗。而奮起於庥明之際者乎。菖在齊南。爲上郡。卽春秋時菖子分封地。所從來舊矣。山川形勢。東屋樓而西浮來。背絡山而面馬鬣。沐水遶其左。湖水瀦其右。海岱清淑之氣。於此焉鍾。以故民

聚如市廩積如京士旅如林取高第如頰拾雖齊魯之文學其天性則然亦光嶽之氣有以呈祥而效靈與舊未有文昌祠余祇肅帝君之像于齋頭積有歲時自癸酉掇第又十年而成進士因憶夢兆余益聳然懼憬然悟穆然有深思焉神之在人心者信不爽也將舉祠而力弗逮釋褐補晉陵令便道歸省家君笑謂不佞昂曰曩酉春雙魁之夢符如左券可無祠以紀靈異適有羽士殷乙道率郡人數輩相地拓基鳩衆募緣謀所以經始余力贊厥成出金爲助工肇於萬曆戊子之春迄丁酉秋而告成爲殿宇者三楹中通甬道直接南之文明門既完且美庶幾乎瑤光之庭儼然一勝槩足爲河山增重矣事竣僉謂盛舉宜記余嘗考之史記天官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八

書斗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祠夫北斗定四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又其位北斗魁前而魁海岱東北也夫莒之山川靈秀赫赫如彼人文炳蔚弈弈如此而又地聯海岱上應文昌之象然則仰天象而協地宜隆基崇構位坎面離與堪輿法最良矣國家以文教綏太平崇祀宣聖家詩書而戶絃誦文不在茲乎而文昌帝君所以翊宣聖之教如不及者亦所在有之嘗降神於蜀飛鸞九十七化諸凡應緣現世開導有衆者此忠孝大節昭聲在上位奠文昌蓋呂申之降嶽傳說之騎箕茲理之常無足怪者今士競於文修於法誦法孔氏彬彬稱盛際矣獨計祖宗

二百餘年之造就光嶽數十餘世之炳靈所以闡揚其教而乘除其柄者微神之力與今佛老之宮遍天下宗其教者至與吾教鼎立而爲三而或踞其上嘗爲之言曰佛日也道月也儒星也其果然耶否耶余謂尼父之教若日月之耀乾坤文昌帝君之教若衆星之翊日月而諸家則彗孛飛流抱珥虹蜺爲道光之妖耳諸生佩服儒教素矣異日連茹而進蔚爲國楨上之爲周召之烈訓誥之文羽翼六經經緯天地煌煌乎鴻鉅哉下者猶能飛英挾藻珮玉鳴珂謳吟性情自成一家雖德謝上聖星隆則從而隆也抑或急近功持早議弄文墨以邀利達不則剗心虛寂顛冥乎佛老之途又或虛憍恃氣甘爲朋比喻訾之行侈然自與於斯文此之謂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九

咎德咎星其與彗孛飛流抱珥虹蜺爲道光之妖者等耳詎惟無以仰答靈貺而亦寧爲分野山川之光哉遂勒之石而綴之以詞詞曰兩儀肇造象繫昊穹北斗魁前紫薇垣中文昌之府六曜聯叢瑤光灼灼八鎮咸通篤生哲彥天挺僊英都美文昌於世有功列辟造士惟神是宗宗之維何祠於艮宮相厥地理叶吉在東東方大德號曰蒼龍青陽陶育和氣攸鍾離明是嚮對迓祝融靈啓閭闔來假雍雍乃祐多士琬琰在衷鵬翮萬里鴻漸九重邦之楨幹萃我莒城

雍正志

重修城隍廟記

學正

張守耕

城隍廟自國初建于郡治之西沿元廢址隘且陋不足以妥靈竭

虔成化間拓地而重修之。迄今逾七十禩。基構浸壞。郡太守王公儒大加葺治焉。先是殿之左右翼以廊。中塑冥報司。廠其前面。以昭瞻仰。殊近於褻。公悉爲添置。扁牖自鼻工以逮截事。凡六閱月。蓮幕延公年樂相其成者也。屬予文諸廟石。不敢以譊陋辭。按莒青齊之名郡也。控治二縣。負海絡山。雄鎮數百里。神之昭靈而嘉佑也久矣。公非媚神希福也。城隍土神也。廟以將祀制也。公祇承聖天子德意。敷政茲土。導利剔弊。抑豪猾。雪冤滯。精明之體。冲粹之誠。允協神衷。是故飾廟貌。嚴祀事。而豈徒哉。竊嘗以爲守牧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未有不能事神而能治民者也。亦未有能治民而不能事神者也。公之造福於民至矣。而其於神然亦不爲無

功矣。比年蟲蝥大作。旁郡之民甚苦之。獨不入莒。秋霖澇。禾稼將害。公默禱于神。天頓霽。歲且大稔。亦足以昭公格神孚民之一驗也。嗚呼。予言其足爲公重哉。姑徵歲月以示不朽耳。公山西汾州人。少魁鄉榜。中進士甲科。釋褐秋臺。乞外補得莒。且不日爲時柄用。是爲記。大明嘉靖十有六年歲次丁酉孟冬朔日立石。

新増

朱寶村新建七聖祠記

劉樸

余家浯水之陽。其陰之村爲朱寶。張氏世世聚居。自外大父享用醇樸本分。有譽於鄉。而母舅相嗣其家聲。拓業稍大。日率其族人篤行孝弟。以力田爲事。歲時伏臘。則操豚蹄。庀雞黍。以斗酒相勞。目視暝。燈黃昏自散。有三代以上之風。邇來復崇道教。晨昏誦佛。

持偈香火相聞。雖其事有類於異。然以醇風慕善行。實有至理在。不可忽焉。大抵其人自持齋力穡外。一無所營。而間有饒餘。則興建利益爲多。如修理橋梁。則凍肌及膚。不惜爲也。近復以爲村落漸衰。不有勝事。無以崇祈禱之誠。爲一方望。壬辰年。結社捐貲。卜隙於乾地。創爲堂宇三楹。廡一所。肖七聖土地等貌。而尸祝之。階植松株。外設門闌。彬然可觀矣。余值其落成。低徊思之。有數便焉。非止如浮圖梵宇。僅肥緇流已也。爲國家祝釐。爲民生崇報。便一近保約舉行。多以虛廟爲其所便。二清曠寂寞。了無焚祀。可爲鄉學教習之地。便三俗民難諭。以義理可動。以禍福故過廟則趨。瞻像則拜。可以益悚其善心。便四以此仁里。建此四便。則此祠也。固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十一

朱寶成邑以來。所未有之盛。而余之記。其與此祠共不朽矣。是因舅氏之囑。而誌諸石。萬曆二十四年丙申歲仲夏望日。

柘山遺集

新建漢壽亭侯祠碑記

劉樸

莒北涪水之陰。夏莊之里。舊無祠也。祠漢壽亭侯。自里人劉君從德始。從德力田負最。醇謹有行。爲性泉劉君之弟。一旦慨然慕漢壽亭侯之烈。爲剏一祠於孔道之左。手足拮据。宵曙經畫。蓋寒暑之不問。南畝之不恤者。歷三載於茲。道旁之舍。竟用有成。專一之效。固可嘉也。落成之後。謀所以記實於樸。樸固樂有此舉者。何敢以固陋辭。夫祠祀也。有功德生民者祀之。有關世教者祀之。故有萬世王祀。有俎豆於社而血食其鄉。大小不同。其於報功彰教一

也。非是者謂之淫祠。歷代所革。命禁所嚴。創造之舉。詎可輕諸。卽西方之教。今日大行。珠宮梵宇。祇垣復城。耀金碧而煌霄漢。充斥輦轂。帡宇以內。然佞佛之所崇。或明理之所禁。緇流之所託。或儒冠之所排。仙筴道室。亦復如是。今天下古今之共奉。而無一人敢異同其說。則漢壽亭侯一祠耳。夫公之生。威振華夏。至今英雄謀遷以避鋒銳。而歿也。精英萬古不朽。故或呵護國祚於冥冥。或觀象呈露於耳目。其在邊廷。尤爲威赫。我兵藉之賈勇。旣望之奪魄。卽今日東征一舉。尤宜助皇靈於玄菟。樂浪之區。近而有徵。非若斬蚩尤等冥怪之談也。其功其德。厥何盛歟。嗟嗟天初生民。俱秉恆性。乃有質偏於所鍾。亦有積學而未至。公平生只讀左氏何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十二

嘗爲聖賢之學。乃萬世之言。聖賢者歸焉。力然漢燼死守荊州。而君臣之分篤。蚡子關平。與同軀命。而慈孝之情深。卻美姝於曹公。秉明燭以達旦。而內外之辨嚴。桃園三義。千里單行。報孟德而好文遠。而兄弟朋友之誼至。以一人之身。扶大義於天下。後世廟貌莊嚴。瞻者無不悚惕。天下有不忠不孝不端不弟不友而入此祠者乎。不必神明之殛。雷霆之誅。而其有愧於公。卽不敢比其爲人。又何敢過宮牆而對越之。是祠之關係世教。又豈淺鮮哉。嗟乎。劉公善人也。創祠之初。或覲福利。則何不一志西方。迺建祠而於報功彰教之益。有裨卽爲福利。而是舉固可嘉矣。歷代勅封不一而止。乃今止額之曰漢壽亭侯祠。反始也。亦以成公之志也。是爲記。

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季夏哉生明

柘山遺集

新建火靈火神廟記

楊宸

粵道德天尊第十三化祝融氏取火於燧育元元命生已爲明聖矣故其歿也上命職蒞火部位屬丹天威靈赫弈號令嚴明赤氣紅光炎爍三界以參贊化育以休咎民生是日用飲食需火以成而食生負氣惟神是賴普天大地廟而祀之云胡不宜惟莒素無若廟誠爲缺典信人張山會高翔等而商之曰吾人日茹火德不圖其報心則何忍相與共謀協力卜地於三清之西北募緣于州治之諸方首尾三載而殿冲霄漢門接星斗牆垣周匝儀像鮮明不惟赤靈上聖神王如生令人莫敢仰視卽丹英紫芝朱旛絳節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十三

森衛羅列者亦令人氣攝心駭勃勃然消逸念而生善念日者火變熾然毋亦所以警頑愚耳衆益駭愕速爲修省又復增之甬道樹之影壁益之火墀以極若廟之致而所以隆威格者其心亦曲盡矣要之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誠能畏天地敬三光殫忠孝敦和睦公平正直先已培福之基而神明有不默相耶一或狎天地褻三光不忠不孝不睦不和欺僞橫暴已自種禍之胎而神有不譴告耶夫善不替者福無疆無容喙矣倘愚頑時悟更不善而善之則神明將轉禍而福之矣故曰馨香穢彰爲之在人而啓衷奪鑑報之自天欲其隆於報尙其慎所作哉雖然氣運浸漓人心不古尤祈明神公以恕行嚴以寬敷臨微善宥小眚大闢向善之門廣

開更新之路。天啓四年歲次甲寅夏五月念日立。

葛志述遺

城陽郡新建法雲閣記

知州 葛遇朝

蓋聞大覺現身而說法。輪轉四十九年。能仁乘象以傳宗。寶聚三十二相。雖云華發優羅。問世時逢一值。然而光燃慧炬。千燈冥者皆明。自化行震旦。而塔像代興。斯功普衆生。而聖姿分現。絲是言之指。萬有爲真如會。三乘爲實際。莫踰於法。故得皮肉得骨髓。迦葉之花。開徧界焉。譬之五色妙其綱。緼七德喻其運行。莫踰於雲。故如妬羅如妙鬘。兜率之香。燒徧覆焉。然則光貫太微。占大聖誕生之異。霞吐空際。來神僧入夢之祥。可謂義偕名適。理與象融者已。菖法雲閣者。寺僧普覺募建。而刺史遇朝名之。故所稱寶願寺。

重修菖志

卷四十八

嗣廟寺觀碑記

十四

也。位臨于兌。門嚮乎離。二水環帶。靜作海潮之音。四達通衢。羣爲日月之仰。僧寬嚴淨尸羅。精勤禪誦。爰度隙地。創造化城。負薪汲水。乞求五年于茲。輦粟橐金。布施二千餘兩。巍巍寶閣。弗與荆棘同居。灼灼金容。奚啻栴檀供養。既使天人相徧。滿大千。復俾大小乘階梯上行。若夫漏刻蓮花。夏夏風鳥之唄。文翻貝葉。駸駸石雁之堂。一瓶一鉢。盡悟生涯。非風非帆。遙登彼岸。乃名茲寺。爲金繩路。乃名茲閣。爲般若臺。遇朝忝守末郡。竊幸落成。不覺喟然而歎。曰。壯哉觀乎。自余蒞此。凡車轍馬跡。靡所不屆矣。而珠宮梵宇。實罕與儷焉。顧予耘除愛草。祇效伊蒲之供。飯禮衆香。愧鮮拈花之笑。咨問碑板。尙闕記文。願竭心思。遂忘固陋。自知語言文字。無關

不二宗門亦云牆壁瓦礫可參無上妙法已爾是爲之記且說偈曰性本真空體惟冥漠情見不生色界無着風水相遭鏡花交映是有法名而卽佛性嗟彼鈍根馳逐夢幻露電泡影有斯爲患間有識知重添公案大地山河紛焉滋亂寶筏渡津金篋抉眚得魚忘筌得意忘象一點過虛無心出岫樓閣騫騰火宅普覆如日如龍如車如馬地氣攸分形容皆假十種輪身一日浮雲法尙可捨經何以云稽首世尊示我真印梅子未熟竿頭須進垂金色臂放白毫光猗聖人兮詎在西方崇禎十有二年歲在屠維單闕余月

穀旦

營志
述遺

定林寺創修毗盧閣記

邑人張孔炤

重修萬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十五

浮來以樹傳與然魯與莒會盟不聞在大樹下浮來以會傳與乃土人遊客藉藉傳繹繹至者僉以樹故則今日竟以樹傳矣卽梵刹之規不知始何年或亦以樹建樹之北爲毗盧殿歷祀久而瓦殘缺木朽敗且臨以三教堂若岱岳之於培塿也大樹覆其前又若處窰中日月之光不射雲露之彩不生實卑且闇得毋拂祇園高士意僧宏恪懼其呼馬鳴招龍樹逝彼樂國而不靈於茲土於焉擴模崇基起高閣以駐鸞驂善士張渭等嘉其意樂與共襄厥成也醵錢若干緡付之僧雖寸壤補岳細流益海之意乎然志足傳矣今閣成奉佛以居之虛敞庠豁西山挂雲高樹引風登禮凭眺濯濯眉宇不頓改觀乎獨念殿宇幾經修廢人物幾經變易而

此樹森蔚如故。今以衆善士勒之石。非市功也。非祈報也。庶後之覽勝者曰。美哉閣乎。一大功矣。誰爲爲之。摩苔拂石。而知贊其成。有善士某某也。與樹並茂。與山常峙。余亦藉以不朽。康熙四年歲次旃蒙大荒落皋月吉日。

莒志
述遺

重修三元廟並裝塑神像碑記

邑人 張孔炤

天不愛莒。三十年於茲矣。旱蝗大水。一書再書。無虛歲也。壬午殲於兵。幾無噍類。而萑苻不靖者數歲。鴻雁集澤。曾幾何時。著雍涖灘之歲。季夏望七日。媼神震怒。八柱隳。若鵬擊海。若共工觸不周。若疾霆怒濤之並至。一轉瞬。廣廈茅屋。官衙神寓。盡成劫灰。而僵尸枕藉。殆二萬有奇。噫。載物者地。忽然如舟覆。如桔槔上下。崩

重修莒志

卷四十八

祠廟寺觀碑記

十六

爲塹。漩爲淵。聲之所至。黃水躍起。寒冽如澌。冰沙涌井堙。地側樹偃。而百穀隕籜矣。人於高阜山麓。架木披茅。以蔽風雨。至十月乃構室。以爨。然畏之如狴。苦入則心杵擊不寧。四載餘震猶未止也。南園內舊有三元廟。亦以震圯。神且淒焉露處矣。羣生惕惕。畏禍祈福。倍切於昔。念吾與神同罹斯厄。忍視其剝落耶。故鳩集甫構。卽爲神謀塹茨。鵲結不完。卽爲神飾聖繡。今日者金碧煥然。瞻者肅肅。黃冠苗和安。喜工成而以文請也。余淒然悲之。故略於記功。而詳於記災。使後之采風錄異者。庶有考而知吾莒爲草昧再造之地也。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二月立。

莒志
述遺

重修寶願寺記

邑人 張孔炤

繙古記佛生周莊王七年。至漢明帝其教始入中國。楚王英好之。厥後盛於晉宋。華其居。金碧其軀。譯其經。羣而奉之。曰西方聖人。黃山谷曰。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氏之禍福以治其內。蓋有所取焉耳。王荊公問張文定曰。孟子而後別無人何也。文定曰。黃梅曹溪輩。聰明過人者。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得此意而通之。思其清淨以祛貪妄。瞻其慈悲以消驚戾。誠於政教有補也。莒梵刹鉅麗者。寶願寺稱最。石文剝落。猶有可以意得者。修於唐尉遲公董其役。抑用蕭瑀諸人言。而特重其事耶。不知幾閱興廢。以迄於今。戊申夏。坤維不寧。鼇震鵬激。萬室爲墟。覆棟下呻吟而出者。裸跪淖中。呼佛之聲如沸。然瞿曇千手。莫扶八柱。龍象大力。

難支精藍。雖增修之。閣巋然而古殿摧崩矣。僧永地葺茅於左。畚瓦礫除臺址。感感心目者有年。幸蒞茲土者。治簡歲頗稔。嗽鴻漸集。僧曰。危苦而呼之。安樂而忘之乎。毅然以修復爲任。然一粒皆需蟻運。丸泥亦借燕啣。經綸於丁巳。歷再霜而落成。雖無柰果孕靈。黃金布地。然白馬頓還舊觀。如來復耀光明。蒞此青睛說法。白足談經。俾劫灰餘生。瞻像知惕。聞言啓悟。知災禍種種。自心造之。還可自心平之。此意良足傳良足紀也。寧曰。梁武帝造寺度僧。以爲功德哉。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菊月。

莒志
述遺

建修忠孝祠記

邑人
劉階升

莒北鄙太平崗下。有泉名孝源。以孝子孫旣而名也。考州志旣樂